高麗史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世家第一 ◄

高麗史
世家第二 高麗史第二

► 世家第三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太祖二

十四年

○(辛卯)十四年春二月丁酉，新羅王遣大守謙用，復請相見。辛亥，王如新羅，以五十餘騎，至畿內，先遣將軍善弼，問起居。羅王命百官迎于郊，堂弟相國金裕廉等，迎于城門外，羅王出應門外迎拜。王荅拜，羅王由左，王由右，揖讓升殿。命扈從諸臣，拜羅王，情禮備至。宴臨海殿，酒酣，羅王曰「小國不天，爲甄萱椓喪，何痛如之」泫然泣下。左右莫不嗚咽，王亦流涕，慰藉之。

夏五月丁丑，王遺羅王，太后竹房夫人，與相國裕廉，匝干禮文，波珍粲策宮、尹儒，韓粲策直、昕直、義卿、讓餘、寬封、含宜、熙吉等，物有差。癸未，王還，羅王送至穴城，以裕廉爲質而從。都人士女，感泣相慶曰：「昔甄氏之來，如逢豺虎，今王公之來，如見父母。」

秋八月癸丑，遣甫尹善規等，遺羅王鞍馬、綾羅、綵錦，幷賜百官綵帛，軍民茶、幞頭，僧尼茶、香，有差。

冬十一月辛亥，幸西京，親行齋祭，歷巡州鎮。是歲，詔有司曰「北蕃之人，人面獸心，飢來飽去，見利忘恥。今雖服事，向背無常，宜令所過州鎮，築館城外，待之。」

十五年

○(壬辰)十五年夏五月甲申，諭群臣曰「頃完葺西京，徙民實之，冀憑地力，平定三韓，將都於此。今者，民家雌雞化爲雄，大風官舍頹壞，夫何災變至此？昔晋有邪臣，潛畜異謀，其家雌雞化爲雄。卜云：『人懷非分，天垂警戒。』不悛其惡，竟取誅滅。吳王劉濞之時，大風壞門拔木。其卜亦同，濞不知戒，亦底覆亡。
且《祥瑞志》云：『行役不平，貢賦煩重，下民怨上，有此之應。』以古驗今，豈無所召？今四方，勞役不息，供費既多，貢賦未省。竊恐緣此，以致天譴，夙夜憂懼，不敢遑寧。軍國貢賦，難以蠲免。尙慮群臣不行公道，使民怨咨，或懷非分之心，致此變異。各宜悛心，毋及於禍。」

六月丙寅，百濟將軍龔直來降。

秋七月辛卯，親征一牟山城，遣正胤武，巡北邊。

九月，甄萱遣一吉粲相貴，以舟師入侵禮成江，焚塩、白、貞三州船一百艘，取猪山島牧馬三百匹而歸。

冬十月，甄萱海軍將尙哀等攻掠大牛島，命大匡萬歲等救之，不利。

十一月己丑，前內奉卿崔凝卒。是歲，遣大相王仲儒如唐，獻方物。復攻一牟山城，破之。

十六年

○(癸巳)十六年春三月辛巳，唐遣王瓊、楊昭業來冊王，詔曰「王者法天而育兆庶，體地而安八紘，允執大中，式彰無外。斗極正而衆星咸拱，溟渤廣而百谷皆宗。所以居戴履之倫，窮照臨之境，弘道修德，恭己虛懷。歸心者，睠爲王人，嚮化者，被以風教。由是，擧封崇之命，稽旌賞之文，垂於古先，罔敢失墜。其有地，稱平壤，師擅兼材。統五族之强宗，控三韓之奧壤，務權鎭靜，志奉聲明，爰協彝章，是加寵數。咨！爾權

知高麗國王事建，身資雄勇，智達機鈐，冠邊城以挺生，負壯圖而間出。山河有授，基址克豐。踵朱蒙啓土之禎，爲彼君長，履箕子作蕃之跡，宣乃惠和。俗厚知書，故能導之以禮義，風驍尙武，故能肅之以威嚴。提封於是謐寧，生聚以之完輯。而復行及唇齒，分篤皮毛。忿黠虜之挺袄，恤隣邦而救患。矧以披肝效順，秉節納忠，慕仁壽以康時，識文思之撫運。航深梯險，輸贐貢琛，繼陳述職之儀，茂著勤王之業。夫推至誠而享豐報，道之常也，奠眞封而顯列國，禮之大也。勞有所至，朕無愛焉。今遣使太僕卿王瓊，使副大府少卿兼通事舍人楊昭業等，持節備禮，冊命爾爲高麗國王。於戲！作善，天降之祥，守正，神祚之福。干戈，愼於危事，文軌，資於遠謀，永爲唐臣，世服王爵。往踐厥位，汝惟欽哉。」又詔曰：「卿珠樹分煇，金鉤協兆，領日邊之分野，冠海外之英雄。士心，同感於撫循，民意咸歌於惠養。而又誠堅事大，志在恤隣，抹馬利兵，挫甄萱之黨，分衣減食，濟忽汗之人。繼航海以拜章，每充庭而致貢。金石之誠明貫日，風雲之梗槩凌空，名播一時，美流四裔。忠規若此，賞典寧忘？特議疏封，仍升峻秩。剪桐圭而錫命，目極蓬山，睠桃野以傾思，心隨濟水。勉祗異禮，永保崇勛。今授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充大義軍使，仍封高麗國王。今差使太僕卿王瓊，使副大府少卿楊昭業等往彼，備禮冊命，兼賜國信銀器匹段等，具如別錄，至當領也。」又詔曰「卿，長淮茂族，漲海雄蕃，以文武之才，控玆土宇，以忠孝之節，來禀化風。貞規旣篆於旗常，寵數是覃於簡冊。如綸如綍，已成虎穴之榮，宜室宜家，足顯鵲巢之美。俾頒湯沐，以慶絲蘿，永光輔佐之功，式協優隆之命。諒卿誠素，知我渥恩。卿妻柳氏，今封河東郡夫人。」又賜三軍將吏等詔曰「朕以王建，星雲禀秀，金石輸誠，信義着於睦隣，忠孝彰於事大。領三韓之樂土，每奉周正，越萬里之洪波，常陳禹貢。勳名已顯，爵秩未崇，宜寵錫以桐圭，俾眞封於桃野。今封授高麗國王，差使往彼，備禮冊命，便令慰諭，想宜知悉。」又賜曆日，自是，除天授年號，行後唐年號。

十七年

○(甲午)十七年春正月甲辰，幸西京，歷巡北鎭。

夏五月乙巳，幸禮山鎭，詔曰「往者，新羅政衰，群盜競起，民庶亂離，曝骨荒野。前主服紛爭之黨，啓邦國之基，及乎末年，毒流下民，傾覆社稷。朕承其危緒，造此新邦，勞役瘡痍之民，豈予意哉？但草昧之時，事不獲已。櫛風沐雨，巡省州鎭，修完城柵，欲令赤子，得免綠林之難。由是，男盡從戎，婦猶在役，不忍勞苦，或逃匿山林，或號訴官府者，不知幾許。王親權勢之家，安知無肆暴陵弱，困我編氓者乎？予以一身，豈能家至而目覩？小民所以未由控告，呼籲彼蒼者也。宜爾公卿將相食祿之人，諒予愛民

如子之意，矜爾祿邑編戶之氓。若以家臣無知之輩，使予祿邑，惟務聚歛，恣爲割剝，爾亦豈能知之？雖或知之，亦不禁制。民有論訴者，官吏徇情掩護，怨讟之興，職競由此。予嘗誨之，欲使知之者增勉，不知者能誡。其違令者，別行染卷，猶以匿人過爲賢，不曾擧奏，善惡之實，曷得聞知？如此，寧有守節改過者乎？爾等遵我訓辭，聽我賞罰。有罪者，無論貴賤，罰及子孫，功多罪小，量行賞罰。若不改過，追其祿俸，或一年，二三年，五六年，以至終身不齒。若志切奉公，終始無瑕，生享榮祿，後稱名家，至於子孫，優加旌賞。此則非但今日，傳之萬世，以爲令範。人有爲民陳訴，勾喚不赴，必令再行勾喚，先下十杖，以治違令之罪，方論所犯。吏若故爲遷延，計日罰責。又有怙威恃力，令之不可觸者，以名聞。」

秋七月，渤海國世子大光顯率衆數萬來投，賜姓名王繼，附之宗籍。特授元甫，守白州，以奉其祀。賜僚佐爵，軍士田宅，有差。

九月丁巳，自將征運州，與甄萱戰，大敗之，熊津以北三十餘城，聞風自降。

冬十二月，渤海陳林等一百六十人來附。是歲，西京旱蝗。

十八年

○(乙未)十八年春三月，甄萱子神劒，幽其父於金山佛宇，殺其弟金剛。初，萱多妾媵有子十餘人，第四子金剛，身長多智，萱特愛之，欲傳其位。其兄神劒、良劒、龍劒等知之憂悶。時良劒、龍劒出鎭于外，神劒獨在側，伊粲能奐使人，與良劒、龍劒陰謀，勸神劒作亂。

夏六月，甄萱與季男能乂，女哀福，嬖妾姑比等奔羅州，請入朝。遣將軍庾黔弼，大匡萬歲，元甫香乂。吳淡、能宣、忠質等，領軍船四十餘艘，由海路迎之。及至，復稱萱爲尙父，授館南宮。位百官上，賜楊州爲食邑，兼賜金帛、奴婢各四十口、廐馬十匹，以先降人信康爲衙官。

秋九月甲午，幸西京，歷巡黃、海州。

冬十月壬戌，新羅王金傅遣侍郎金封休，請入朝。王遣攝侍中王鐵、侍郎韓憲邕等往報。

十一月甲午，羅王率百僚，發王都，士庶皆從之。香車寶馬，連亘三十餘里，道路塡咽，觀者如堵。沿路州縣，供億甚盛。王遣人問慰。癸卯，羅王與王鐵等入開京，王備儀仗，出郊迎勞，命東宮與諸宰，從衛而入，館于柳花宮。癸丑，御正殿，會百官備禮，以長女樂浪公主歸于羅王。己未，羅王上書曰「本國久經危亂，曆數已窮，無復望保基業，願以臣禮見。」不允。

十二月辛酉，群臣奏曰「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一國二君，民何以堪？願聽羅王之請。」壬申，御天德殿，會百僚曰：「朕與新羅，歃血同盟，庶幾兩國永好，各保社稷。今羅王固請稱臣，卿等亦以爲可，朕心雖愧，衆意難違。」乃受羅王庭見之禮，群臣稱賀，聲動宮掖。於是，拜金傅爲政丞，位太子上，歲給祿千碩，創神鸞宮賜之。其從者並收錄，優賜田祿。除新羅國爲慶州，仍賜爲食邑。是歲，遣禮賓卿邢順等如唐。

十九年

○(丙申)十九年春二月，甄萱堉將軍朴英規，請內附。

夏六月，甄萱請曰：「老臣遠涉滄波，來投聖化，願仗威靈，以誅賊子耳。」王初欲待時而動，憐其固請，乃從之。先遣正胤武，將軍述希，領步騎一萬，趣天安府。

秋九月，王率三軍，至天安府合兵，進次一善郡，神劒以兵逆之。甲午，隔一利川而陣，王與甄萱觀兵。以萱及大相堅權、述希、皇甫金山，元尹康柔英等，領馬軍一萬，支天軍大將軍元尹能達、奇言、韓順明、昕岳，正朝英直、廣世等，領步軍一萬，爲左綱。大相金鐵、洪儒、朴守卿，元甫連珠、元尹萱良等，領馬軍一萬，補天軍大將軍元尹三順、俊良，正朝英儒、吉康忠、昕繼等，領步軍一萬，爲右綱。溟州大匡王順式，大相兢俊、王廉、王乂，元甫仁一等，領馬軍二萬，大相庾黔弼，元尹官茂、官憲等，領黑水、達姑、鐵勒諸蕃勁騎九千五百，祐天軍大將軍元尹貞順，正朝哀珍等，領步軍一千，天武軍大將軍元尹宗熙，正朝見萱等，領步軍一千，杆天軍大將軍金克宗，元甫助杆等，領步軍一千，爲中軍。乂以大將軍大相公萱，元尹能弼，將軍王含允等，領騎兵三百，諸城軍一萬四千七百，爲三軍援兵。鼓行而前，忽有白雲，狀如劒戟，起我師上，向賊陣行。百濟左將軍孝奉、德述、哀述、明吉等四人，見兵勢大盛，免胄投戈，降于甄萱馬前，於是，賊兵喪氣不敢動。王勞孝奉等，問神劒所在，孝奉等曰「在中軍，左右夾擊，破之必矣。」王命大將軍公萱，直擣中軍，三軍齊進奮擊，賊兵大潰。虞將軍昕康、見達、殷述、今式、又奉等三千二百人，斬五千七百餘級。賊倒戈相攻。我師追至黃山

郡，踰炭嶺，駐營馬城，神劒與其弟菁州城主良劒，光州城主龍劒，及文武官僚來降。王大悅勞慰之，命攸司虜獲百濟將士三千二百人，並還本土，唯昕康、富達、又奉、見達等四十人幷妻子，送至京師。面責能奐曰「始與良劒等，謀囚君父，立其子者汝也。爲臣之義，當如是乎？！」能奐俛首不能言。遂命誅之，流良劒、龍劒于眞州，尋殺之。以神劒僭位爲人所脅，罪輕二弟，又且歸命，特免死賜官。於是，甄萱憂懣發疽，數日卒于黃山佛舍。王入百濟都城，令曰「渠魁旣已納款，無犯我赤子。」存問將士，量才任用，軍令嚴明，秋毫不犯，州縣按堵，老幼皆呼萬歲相慶曰「后來其蘇。」是月，王至自百濟，御威鳳樓，受文武百官及百姓朝賀。王旣定三韓，欲使爲人臣子者，明於禮節，遂自製政誡一卷，誡百寮書八篇，頒諸中外。

冬十二月丁酉，大匡裴玄慶卒。是歲，創廣興、現聖、彌勒、內天王等寺，又創開泰寺於連山。

二十年

○(丁酉)二十年夏五月癸丑，金傅獻鐫金安玉排方腰帶，長十圍，六十二銙。新羅寶藏，殆四百年，世傳聖帝帶。王受之，命元尹弋萱，藏于物藏。初新羅使金律，來，王問曰「聞新羅有三大寶，丈六金像，九層塔，幷聖帝帶也，三寶未亡，國亦未亡。塔像猶存，不知聖帶，今猶在耶。」律對曰：「臣未嘗聞聖帶也。」王笑曰：「卿爲貴臣，何不知國之大寶？」律慚還告其王。王問群臣，無能知者，時有皇龍寺僧年過九十者曰：「予聞聖帶，是眞平大王所服，歷代傳之，藏在南庫。」王遂開庫，風雨暴作，白晝晦冥，不得見。乃擇日齋祭，然後見之。國人以眞平王，是聖骨之王，稱曰聖帝帶。遣王規、邢順如晋，賀登極。

二十一年

○(戊戌)二十一年春三月，西天竺僧弘梵大師喹哩嚩日羅來，本摩竭陁國大法輪菩提寺沙門也。王大備兩街威儀法駕，迎之。

秋七月壬子，碧珍郡將軍李悤言卒。是月，始行後晉年號。築西京羅城。

冬十二月，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，賜星主王子爵。是歲渤海人朴昇以三千餘戶來投。

二十二年

○(己亥)二十二年春三月戊辰，佐丞龔直卒。是歲，晉遣國子博士謝攀來，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太師餘如故。

二十三年

○(庚子)二十三年春三月，改州府郡縣號。

秋七月，王師忠湛死，樹塔于原州靈鳳山興法寺，親製碑文。

冬十二月，開泰寺成設落成華嚴法會親製疏文。是歲，重修新興寺，置功臣堂，畫三韓功臣於東西壁，設無遮大會一晝夜，歲以爲常。晉歸我質子王仁翟。

二十四年

○(辛丑)二十四年夏四月乙未，大匡庾黔弼卒。是歲，遣大相王申一如晉，獻方物。

二十五年

○(壬寅)二十五年冬十月，契丹遣使，來遣橐駝五十匹。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，忽生疑貳，背盟殄滅，此甚無道，不足遠結爲隣遂，絶交聘流，其使三十人于海島，繫橐駝萬夫橋，下皆餓死。

二十六年

○(癸卯)二十六年夏四月，御內殿，召大匡朴述希，親授訓要，曰：「朕聞，大舜耕歷山，終受堯禪，高帝起沛澤，遂興漢業。朕亦起自單平，謬膺推戴。夏不畏熱，冬不避寒，焦身勞思，十有九載，統一三韓，叨居大寶二十五年，身已老矣。第恐後嗣縱情肆欲，敗亂綱紀，大可憂也。爰述訓要，以傳諸後，庶幾朝披夕覽，永爲龜鑑。其一曰：我國家大業，必資諸佛護衛之力，故創禪敎寺院，差遣住持焚修，使各治其業。後世，姦臣執政，徇僧請謁，各業寺社，爭相換奪，切宜禁之。其二曰：諸寺院，皆道詵推占山水順逆而開創。道詵云：『吾所占定外妄加創造則損薄地德祚業不永。』朕念後世國

王、公候、后妃、朝臣，各稱願堂，或增創造，則大可憂也。新羅之末，競造浮屠，衰損地德，以底於亡，可不戒哉。其三曰：傳國以嫡，雖曰常禮，然丹朱不肖，堯禪於舜，實爲公心。若元子不肖，與其次子又不肖，與其兄弟之衆所推戴者，俾承大統。其四曰：惟我東方，舊慕唐風，文物禮樂，悉遵其制。殊方異土，人性各異，不必苟同。契丹是禽獸之國，風俗不同，言語亦異，衣冠制度愼勿效焉。其五曰：朕賴三韓山川陰佑，以成大業。西京水德調順，爲我國地脈之根本，大業萬代之地。宜當四仲巡駐，留過百日，以致安寧。其六曰：朕所至願，在於燃燈八關，燃燈所以事佛，八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嶽名山大川龍神也。後世姦臣建白加減者，切宜禁止。吾亦當初誓心，會日不犯國忌，君臣同樂，宜當敬依行之。其七曰：人君得臣民之心爲甚難。欲得其心，要在從諫、遠讒而已。從諫則聖，讒言如蜜，不信則讒自止。又使民以時，輕徭薄賦，知稼穡之艱難，則自得民心，國富民安。古人云：『芳餌之下，必有懸魚；重賞之下，必有良將；張弓之外，必有避鳥；垂仁之下；必有良民。』賞罰中，則陰陽順矣。其八曰：車峴以南，公州江外，山形地勢，並趨背逆，人心亦然。彼下州郡人，參與朝廷，與王侯國戚婚姻，得秉國政，則或變亂國家，或嘱統合之怨，犯蹕生亂。且其曾屬官寺奴婢，津驛雜尺，或投勢移免，或附王侯宮院，姦巧言語，弄權亂政，以致災變者，必有之矣。雖其良民，不宜使在位用事。其九曰：百辟群僚之祿，視國大小，以爲定制，不可增減。且古典云：『以庸制祿官，不以私。』若以無功人，及親戚私昵，虛受天祿，則不止下民怨謗，其人亦不得長享福祿，切宜戒之。又以强惡之國爲隣，安不可忘危。兵卒宜加護恤，量除徭役，每年秋閱勇銳出衆者，隨宜加授。其十曰：有國有家，儆戒無虞，博觀經史，鑑古戒今。周公大聖，《無逸》一篇，進戒成王，宜當圖揭，出入觀省。」十訓之終，皆結『中心藏之』四字，嗣王相傳爲寶。

五月，王不豫，停聽斷。丁酉，宰臣廉相、王規、朴守文等侍坐王曰：「漢文遺詔曰：『天下萬物之萌生，靡有不死，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，奚可甚哀？』前古哲王秉心如此。予遘疾已歷二旬，視死如歸，有何憂也？漢文之言卽予意也。內外機務攸不決者卿等並與太子武，裁決而後聞。」丙午，疾大漸。御神德殿，命學士金岳草遺詔。文成，王不復語。左右失聲，大哭。王問此何聲也。對曰：「聖上作民父母，今日欲棄群臣，臣等痛不自勝耳。」王笑曰：「浮生自古然矣。」言訖，有頃而薨。在位二十六年，壽六十七。遺命內外庶僚，並聽東宮處分。喪葬園陵制度，依漢魏二文故事，悉從儉約。王規模宏遠，正朝廷，明賞罰。崇節儉，用賢良，重儒道。謚曰神聖，廟號太祖，葬于松嶽西麓，陵曰顯陵。穆宗五年，加謚元明。顯宗五年，加光烈。十八年，加大定文宗。十年，加章孝仁宗。十八年，加仁勇高宗。四十年，加勇烈。

李齊賢評價

○李齊賢贊曰：「忠宣王嘗言：『我太祖，規模德量，生於中國，當不減宋太祖。宋太祖事周世宗，世宗賢主也。待宋太祖甚厚，宋太祖，亦爲之盡力。及恭帝幼冲，政出太后，迫于群情，而受周禪，盖出於不得已也。我太祖事弓裔猜暴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。以不世之功，處必疑之地，可謂危矣。而國人歸心，將士推戴，然猶固讓，欲徇延陵之節。弔伐之事亦豈得已哉？其好生惡殺，而信賞必罰，推誠功臣，而不假以權。創業垂統，固宜一揆矣，至若宋祖。以江南李氏比之，鼾睡臥榻，則石晉所賂契丹，山後之十六州，盖視爲橐中物，旣收北漢，將長驅以定秦漢之彊耳。我太祖卽位之後，金傅未賓，甄萱未虜，而屢幸西都，親巡北鄙，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爲吾家靑氈，必席卷而有之，豈止操鷄搏鴨而已哉？由是觀之，雖大小之勢不同，二祖規模德量，所謂易地皆然者也。』忠宣聰明好古，中原博雅之士，如王構、閻復、姚遂、蕭奭、趙孟頫、虞集，皆遊其門，盖嘗與之尙論也。」

惠宗

惠宗，仁德明孝宣顯義恭大王，諱武，字承乾，太祖長子。母曰莊和王后吳氏。後梁乾化二年壬申，生。太祖四年，立爲正胤，從討百濟，奮勇先登，功爲第一。二十六年五月丙午，太祖薨，奉遺命卽位。六月壬申，葬太祖于顯陵。

元年

○(甲辰)元年，遣廣評侍郎韓玄珪、禮賓卿金廉，如晉，告嗣位。遂賀，破契丹。

冬十二月，翰林院令平章事崔彦撝卒。

二年

○(乙巳)二年，晉遣范匡政、張季凝來冊王，敕曰：「省所奏，以先臣遺命，及官吏推請，權知國事，事具悉。圭茅積慶，忠孝因心。早彰幹蠱之名，顯著象賢之譽，雅當嗣習，深契物情，見先臣知子之明，成後嗣克家之美。遠陳章奏，尤驗純誠，欣慰之懷，寤寐無已。」又詔曰：「卿才略耀奇，規模冠俗。荀息之忠貞自許，翁歸之文武兼全。鷹隣鶚立之姿，折衝萬里，夏屋春臺之煦，化洽一隅。而又尊奬誠深，貢輸禮備。是於

剛日，乃降明恩，宜旌命世之英，俾峻眞王之秩。爰旌亮節，仍進崇階，可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充大義軍使，仍封高麗國王。今，命使光祿卿范匡政，使副太子洗馬張季凝等往彼，宣賜官告、敕牒、國信物等，具如別錄。勅賜高麗國王竹冊法物等：竹冊一副八十簡、紫絲絛聯紅錦裝背冊匣一具、黑漆銀含陵金銅鑰鑰二副、攀環紅錦托裏襯冊文兩幅、黃綾夾帕一條、盖冊匣三幅、黃綾夾帕一條、盖冊匣三幅。衍字黃絹油夾帕一條、擧冊匣熟紫絲板二條、絡冊床熟紫絲油畫檐床一張、銀裏脚角竿頭金栢木冊案一面、紫綾案褥一領、夾裙襆全行事紫綾席褥一副、襯冊床紫綾席褥一副。」又勅高麗國王：「省所奏進奉謝恩。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日月龍鳳襖段二枚、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龍床褥二面、金星皮甲二副、罽錦銀星皮甲二副、罽錦鍊鐵兜鍪四副、罽錦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罽錦捍胯四腰、角弓四張、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龍魚罽弓袋裁四具、竹幹箭二百隻、一百隻貼金、一百隻貼銀、木幹箭二百隻、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雲龍箭釵裁四具、金銀裝欞鞘細縷雲天玉劒一十口、內二口金銀裝罽錦鞘、金銀裝罽錦鞘細縷雲天長刁一十口、金銀裏槍一十根、金銀裝罽錦鞘匕首一十口、金銀裝鞘匕首一十口、細苧布一百匹、白氎布二百匹、細中麻布三百匹、事具悉。卿世篤忠貞，家傳勳閥，爰屬承襲之始，遠輸貢奉之儀。貝錦成章，橦華讓貴，咸陳筐篚，皆是珍奇。而又兵器駢羅，戎衣鮮麗，莫非精妙，可驗傾勤，嘉奬所深，再三無已。」又勅高麗國王：「省所奏進奉。金銀裝斫剌六根、罽錦鞘金銀裝劒六口、金銀裝罽錦鞘長刀一十口、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罽錦捍胯二腰、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罽錦倚背二面、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花鳥罽錦裙腰六腰、紅地金銀五色線織成罽錦鞘金銀裝匕首一十口、鍍金鷹鈴二十顆、銀鑰鏇子五色絛銀尾銅全鍍金鷂子鈴二十顆、銀鑰尾銅全細白氎布一百匹、細中麻布一百匹、人參五十斤、頭髮二十斤、金銀地鐵文翦刀一十枚、金銀細縷剪刀二十枚、金銀細縷剪髭剪刀一十枚、銀花細縷剪刀二十枚、金銀重口大樣刀子三十柄、銀重口大樣刀子四十柄、金銀重口中樣刀子五十柄、銀重口中樣刀子五十柄、金銀重口小刀子五十柄、銀重口小刀子一百柄、金銀細縷撇火鎌二十枚、金銀細縷鉗子二十枚、香油五十斤松子五百斤、事具悉。卿地控東溟，心馳北闕，奉九丘而作貢，歷萬里以來王。戎器堅剛，織文靡麗，苧麻如雪，至藥通神。首飾翫具之奇，香澤果實之類，名品旣衆，羅列甚多，省閱之時，稱尙良切。」又勅高麗國王：「省所上表，賀去年三月一日，親幸澶州，殺敗契丹，事具悉。朕以契丹顯違信義，輒肆侵陵，親御戎車，往平桀虜。靈旗一擧，狂寇四犇。卿遠聽捷音，頗攄憤氣，載馳章表，來慶闕庭，嘉乃忠誠，不忘于意。」大匡王規，讒王弟堯及昭，王知其誣，恩遇愈篤。規又使其黨穴，壁入王寢內，謀作亂。王徙避之不問。

秋九月，王疾。篤群臣不得入見，儉小常侍側。戊申，薨于重光殿，在位二年，壽三十四。王氣度恢弘，智勇絶倫。自王規謀逆之後，多所疑忌，常以甲士自衛，喜怒無常。

群小並進，賞賜將士無節，內外嗟怨。諡曰義恭，廟號惠宗，葬于松嶽東麓，陵曰順陵。穆宗五年加諡明孝，顯宗五年加宣顯，十八年加高平，高宗四十年加景憲。

李齊賢評價

○李齊賢贊曰：「羽父請弒桓公，將以求太宰。隱公不聽，亦不討之。終致蔿氏之禍。王規之譖兩王弟，亦羽父之意也。惠宗不致之罪，顧使居左右，其免於袖刃壁人之謀，可謂幸也。時，去太祖棄代甫規耳，之不義而得衆，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！其未有以竄殛之，何也？嗚呼！小人之難遠也如此，可不戒哉？」

定宗

定宗，至德章敬正肅文明大王。諱堯，字天義，太祖第二子。母曰神明順聖王太后劉氏。以太祖六年癸未生。惠宗二年九月戊申，群臣奉王卽位。己酉，王規謀逆，伏誅。

元年

○(丙午)元年春正月，王將謁顯陵，致齊之夕，聞御殿東山松間，有呼王名，若曰：「爾堯，存恤細民，人君之要務。」是歲，天鼓鳴，赦。王備儀仗，奉佛舍利，步至十里所開國寺，安之。又以穀七萬石，納諸大寺院，各置佛名經寶及廣學寶，以勸學法者。

二年

○(丁未)二年春，築西京王城。

三年

○(戊申)三年秋九月，東女眞大匡蘇無盖等來獻馬七百匹及方物。王御天德殿，閱馬爲三等，評定其價，馬一等；銀注子一事、錦絹各一匹，二等；銀鉢、一事錦絹各一匹，三等；錦絹各一匹。忽雷雨，震押物人，又震殿西角，王大驚，近臣等扶入重光殿，遂不豫，赦。始行後漢年號。

四年

○(己酉)四年春正月辛亥，大匡王式廉卒。

三月丙辰，王疾篤，召母弟昭內禪，移御帝釋院，薨。在位四年，壽二十七，王性好佛多畏。初，以圖讖，決議移都西京，徵發丁夫，令侍中權直，就營宮闕。勞役不息，又抽開京民戶以實之，群情不服，怨讟胥興。及薨，役夫聞而喜躍。謚曰文明，廟號定宗，葬于城南，陵曰安陵。穆宗五年加謚章敬，顯宗五年加正肅，十八年加令仁，文宗十年加簡敬，高宗四十年加莊元。

李齊賢評價

○李齊賢贊曰：「定宗以人君之尊，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，以藏設利，又以七萬石穀，一日而分賜諸僧。一遭天譴，喪心生疾，所謂：『君子求福不回者』，亦嘗聞其說耶。疾旣大漸，能以宗社付之親弟，不使如王規者覬覦於其間，是可嘉也已。」

光宗

光宗，弘道宣烈平世大成大王。諱昭，字日華，定宗母弟。以太祖八年乙酉生。定宗四年三月丙辰，受內禪卽位。

秋八月，命大匡朴守卿等，攷定國初有功役者，賜四役者米二十五碩，三役者二十碩，二役者十五碩，一役者十二碩，以爲例食。

元年

○(庚戌)元年春正月，大風拔木。王問禳[1]灾之術。司天奏曰：「莫如修德。」自是，常讀貞觀政要。建元光德。

二年

○(辛亥)二年，創大奉恩寺于城南，爲太祖願堂，又創佛日寺于東郊，爲先妣劉氏願堂。冬十二月，始行後周年號。

三年

○(壬子)三年，遣廣評侍郎徐逢如周，獻方物。

四年

○(癸丑)四年，周遣衛尉卿王演，將作少監呂繼贊來冊王，爲特進檢校大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高麗國王。

五年

○(甲寅)五年春，創崇善寺，追福先妣。

六年

○(乙卯)六年，遣大相王融如周，獻方物。遣廣評侍郎荀質如周，賀卽位。

七年

○(丙辰)七年，周遣將作監薛文遇來，加冊王，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師，仍令百官衣冠，從華制，前大理評使雙冀，從文遇來。

八年

○(丁巳)八年春正月，王觀射于毬庭。

九年

○(戊午)九年夏五月，始置科擧，命翰林學士雙冀取進士。丙申，御威鳳樓，放枋，賜崔暹等及第。是歲，周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彦卿、尙輦奉御金彦英，齎帛數千匹來市銅。

十年

○(己未)十年遣春佐丞王兢、佐尹皇甫魏光，如周獻名馬、織成衣襖、弓劒。秋，遣使如周，進《別序孝經》一卷，《越王孝經新義》八卷，《皇靈孝經》一卷，《孝經雌雄圖》三卷。周遣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來。

冬，遣使如周獻銅五萬斤、紫白，水精各二千顆。周侍御雙哲來，拜爲佐丞。

十一年

○(庚申)十一年春三月甲寅，賜崔光範等及第。定百官公服。改開京爲皇都；西京爲西都。評農書史權信，譖大相俊弘、佐丞王同等謀逆，貶之。自是，讒佞得志，誣陷忠良。奴訴其主，子讒其父，囹圄常溢，別置假獄，無罪而被戮者相繼，猜忌日甚。宗族多不得保，雖一子侑，亦自疑阻，不使親近。人人畏懼，莫敢偶語。

十二年

○(辛酉)十二年，修宮闕，移御正匡王育第。賜王擧等及第。

十三年

○(壬戌)十三年冬，遣廣評侍郎李與祐等如宋，獻方物。

十四年

○(癸亥)十四年夏六月，還御宮，詔曰：「朕，比爲重修大內，久在離宮，心存警備，事異尋常，百官奏事多不親聽。慮恐衆心，或生疑阻，其爲軫念，寢食難忘。今者，修營功畢，聽政有所。凡爾百僚，各敬爾事，依舊進奏，毋得稽留，庶幾魚水同歡，毋致君臣相阻。」

秋七月，創歸法寺。

冬十二月，行宋年號。宋遣冊命使時贊來，在海遇風，溺死者九十人，贊獨免，王特厚勞之。

十五年

○(甲子)十五年春三月，賜金策等及第，御天德殿，宴群臣，命策赴宴。秋八月壬子，大匡朴守卿卒。

十六年

○(乙丑)十六年春二月，加子伷元服，立爲王太子內史諸軍事內議令正胤，宴群臣于長生殿。遣大承內奉令王輅如宋，獻方物，帝授輅尙書左僕射，食實封三百戶，幷賜官誥。秋七月丙午，內議令徐弼卒。

十七年

○(丙寅)十七年，賜崔居業等及第。

十八年

○(丁卯)十八年。

十九年

○(戊辰)十九年，創弘化、遊巖、三歸等寺。以僧惠居爲國師，坦文爲王師，王信讒多殺，內自懷疑。欲消罪惡，廣設齋會。無賴輩詐爲出家，以求飽飫，匈者坌至。或以餅餌、米豆、柴炭施與京外，道路不可勝數。列置放生所，就傍近寺院，演佛經。禁屠殺，肉膳亦買市廛以進。

二十年

○(己巳)二十年冬十一月，王弟旭卒。

二十一年

○(庚午)二十一年，幸歸法寺。

二十二年

○(辛未)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壬寅，地震。

二十三年

○(壬申)二十三年春二月，地震。

秋八月，赦。是歲，賜楊演等及第。遣內議侍郎徐熙等如宋，獻方物。帝制加王食邑，賜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號。授熙檢校兵部尙書，副使內奉卿崔業檢校司農卿兼御史大夫，判官廣評侍郎康禮檢校少府少監，錄事廣評員外郎劉隱檢校尙書金部郎中，並賜官誥。

二十四年

○(癸酉)二十四年春二月，賜白思柔等及第。

二十五年

○(甲戌)二十五年春三月，賜韓藺卿等及第。是歲西京居士緣可謀叛，伏誅。僧惠居死，以坦文爲國師。

二十六年

○(乙亥)二十六年夏五月，王不豫。甲午，薨于正寢。在位二十六年，壽五十一。王卽位之初，禮待臣下，明於聽斷，恤貧弱，重儒雅，夙夜孜孜，庶幾治平，中歲以後，信讒好殺，酷信佛法，奢侈無節。謚曰大成，廟號光宗，葬于松嶽北麓，陵曰憲陵。穆宗五年加謚宣烈。顯宗五年加平世，十八年加肅憲。文宗十年加懿孝。高宗四十年加康惠。

李齊賢評價

○李齊賢贊曰：「光宗之用雙冀，可謂立賢無方乎？冀果賢也，豈不能納君於善，不使

至於信讒濫刑耶？若其設科取士，有以見光宗之雅，有用文化俗之意。而冀亦將順以成其美，不可謂無補也。惟其倡以浮華之文，後世不勝其弊云。」

景宗

景宗，至仁成穆明惠獻和大王。諱伷，字長民，光宗長子。母曰大穆王后皇甫氏。光宗六年乙卯九月丁巳生。十六年，立爲太子。二十六年五月甲午，光宗薨，王卽位。大赦。還流竄，放囚繫，洗痕累，拔淹滯，復官爵，蠲欠債，減租調，毁假獄，焚讒書。

冬十月甲子，加政丞金傅爲尙父，制曰：「姬周啓聖之初，先封呂望，劉漢興王之始，首冊蕭何。自此大定寰宇，廣開基業立龍圖三十代，躡麟趾四百年。日月重明，乾坤交泰，雖自無爲之主，亦關致理之臣。觀光順化衛國功臣上柱國樂浪王政丞，食邑八千戶金傅，世處雞林，官分王爵。英烈振凌雲之氣，文章騰擲地之才。富有春秋，貴居茅土。《六韜》《三略》，拘入胸襟，七縱五申，撮歸指掌。我太祖始脩睦隣之好，早認餘風，尋頒駙馬之姻，內酬大節。家國旣歸於一統，君臣宛合於三韓，顯播令名，光崇懿範。可加號尙父都省令，仍賜推忠順義崇德守節功臣號，勳封如故，食邑通前，爲一萬戶。」是月，加上六代考妣尊號。

元年

○(丙子)元年夏六月庚申，黃州院二郎君，並加元服，改院號爲明福宮。

冬十一月，宋遣左司禦副率于延超，司農寺丞徐昭文，冊王爲光祿大夫檢校大傅使持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都督大順軍事，食邑三千戶。遣使如宋，賀卽位。放執政王詵于外。王嘗許先朝被讒人子孫復讎，遂相擅殺，復致冤號。及是，詵托以復讎，矯殺太祖子天安府院郎君。於是，貶詵。仍禁擅殺復讎。以荀質申質爲左右執政皆兼內史令。元甫壽餘爲近臣知御廚事。始定各品田柴科。是歲，遣金行成如宋，入學國子監。

二年

○(丁丑)二年春三月，御東池龍船親試進士，賜高凝等及第。是歲，遣子如宋，獻良馬甲兵。

三年

○(戊寅)三年夏四月，政丞金傅卒，謚敬順。宋遣太子中允張洎，來聘。

四年

○(己卯)四年春三月，賜元徵衍等及第。

夏六月，宋遣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僎來冊王爲侍中，加食邑一千戶。是歲，渤海人數萬來投。

五年

○(庚辰)五年，以崔知夢爲內議令。王承等謀逆，伏誅。

六年

○(辛巳)六年夏六月，王不豫。

秋七月，王疾彌留。甲辰，召堂弟開寧君治，內禪遺詔曰：「一生一死，賢哲難逃，或短或脩，古今皆是。寡人承四朝之餘，烈受三韓之霸圖，獲保山川土地，務安宗廟社稷，日愼一日，首尾七年。因此勤勞，遂成疾疹。冀怡神於釋，負將傳聖以紓憂。正胤開寧君治，國之親賢，予所友愛。必能奉祖宗之大業，保國家之昌基。咨爾公卿宰臣，其敬保我介弟，永綏我大邦。寡人每覽《禮經》至『男子不死婦人之手』，未嘗不臨文嘆仰。至于今日，左右嬪御，己令屏去。倘或不延，欻至大期，更何所恨。服紀輕重，合依漢制，以日易月，十三日周祥，二十七日大祥，園陵制度，務從儉約。其西京、安東、安南登州等諸道，膺鎭守之任，有軍旅之權者，所寄非輕，豈宜暫曠？不許離任赴闕，各於任所擧哀，三日釋服。其餘，並委嗣君處分。」丙午，薨于正殿。在位六年，壽二十六。王溫良仁惠，不好遊戲。末年，厭倦萬機，日事娛樂，沈溺聲色。且好圍碁，昵近小人，踈遠君子。由是，政教衰替。謚曰獻和，廟號景宗，葬于南畿山麓，陵曰榮陵。穆宗五年加謚成。穆顯宗五年加明惠，十八年加順熙。文宗十年加靖孝。高宗四十年加恭懿。

李齊賢評價

◯李齊賢贊曰：「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，孟子曰：『仁政，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穀祿不平。是故暴君汚吏，必慢其經界。經界旣正，分田制祿，可坐而定也。』三韓之地，非四方舟車之會，無物産之饒、貨殖之利。民生所仰，只在地力。而鴨綠以南，大抵皆山，肥膏不易之田，絶無而僅有也。經界之正若慢，則其利害，比之中國相萬也。太祖繼新羅衰亂，泰封奢暴之後，萬事草創，日不暇給，止爲口分之法。歷四世，景宗作田柴之科，雖有踈略，亦古者世祿之意。至於九一而助，什一而賦，與夫所以優君子小人者，則不暇論也。後世屢欲理之，終於苟而已矣。盖其初，不以經界爲急，撓其源，而求流之淸，何可得？惜乎！當時群臣，未有以孟子之言，講求法制，啓迪而力行之也。」

〈世家卷第二〉

註釋

↑ 原本「　　」